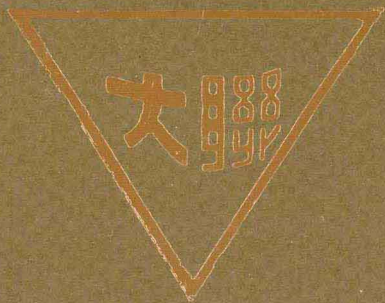


碎金

碎金文丛



浪迹十年
之
联大琐记

陈 达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碎金文丛

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

陈 达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陈达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碎金文丛)

ISBN 978-7-100-09582-2

I. ①浪… II. ①陈…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
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4601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碎金文丛

浪迹十年之联大琐记

陈 达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582-2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1092 1/32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1% 插页 2

定价: 36.00 元

出版说明

学问一事，见微而知著，虽片言鳞爪，却浑然一体。及今观之，札记、书信、日记等传统书写方式，更是散发出无定向、碎片化的后现代气息。钱锺书先生便将自己的读书笔记题为“碎金”，凸显其特殊的价值。

文丛取名“碎金”，意在辑零碎而显真知，并与“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相映衬。丛书所录，非为诸名家正襟危坐写就的学术著作，而是其随性挥洒或点滴积累的小品文章。分为治学随笔、学林散记、日记书信与口述自传等系列，多为后人精心整理或坊间经年未见的佳作。希望这些短小而精美、灵性而深邃、言简而隽永的吉光片羽，能帮助读者领略名家学者的点滴妙悟、雅趣文字，一窥学术经典背后的丰富人生。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卢沟桥事变	5
一、告别清华园	5
二、《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8
三、南华迁民社区	9
四、由北平到长沙	10
五、长沙临时大学	15
六、由长沙到昆明	19
第二章 战时的云南	23
一、昆明及附廓	23
二、蒙自	30
三、抗战杂纂	35
四、西南联大与社会学系	57
五、旅行与调查	72
六、观感偶记	93

第三章	呈贡的见闻	139
一、	民风与节令	139
二、	生活一般	153
三、	国情普查研究所	188
四、	读书随笔	210
第四章	抗战建国	257
一、	全国主计会议	258
二、	内政部各省市户籍干部人员训练班	270
三、	云南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实施委员会	291
四、	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	331
五、	全国社会行政会议	334
六、	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	347
七、	社会部社会政策会议	351

序

在以往十年里，我的生活过程中，遭遇着极重要而稀罕的事变。其最显明的，便是驻华日军在卢沟桥的挑衅，酿成中日之战，随后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件非常之事，对于我发生了繁杂而难以形容的影响。不说别的，单讲我国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刚是四十有零的壮年。而今白发频添，精神渐衰；虽尚非是老者，但体力、毅力与记忆力，已远不如当年。抗战不是使我衰老的原因，因没有战争我亦是要衰老的，但抗战确实催我衰老，使我衰老得更快。所以在抗战期间，我个人如何生活，是值得分析的，因为由此可以反映出来许多和我相似的个人，或和我相异的个人。具体说来，在抗战期间，我的心情如何？工作如何？对于抗战的反应如何？对于社会的观感如何？对于我

国建设的期望如何？见解如何？

为要解答前述的问题，或不胜列举的其他问题，理应有比较详尽的记述。记述的方式可以有下列数种：（一）自传：我还是中年以上的人，不想在这个时候，片段地叙述自己的生活。（二）回忆录（Reminiscences）：英美有些人士，关于追述过去的经验与事实，往往利用此法。（三）有些人把生活与自己的工作，在同一书内夹叙，例如美国社会学前辈，柯立教授（Charles H. Cooley: *Student and Life*）。（四）德国人有时采用一种通俗而随便的撰著，作关于“研究旅行”（Studienreise）的叙述，内中旅行的成分多，研究的成分可多可少。上述数种，我也有局部采用的，但没有纯粹地采用哪一种。我的最后决定，是用本书的方式，分章与节及目。分节的标准或用地域或按题目的性质。节下有目，记载较详的事情，大致依时期排列先后的次序。目与目之间有时没有系统的关系。一章之中亦往往缺乏严谨的组织。就本书的书名视之，仿佛是一种小品文的著作，细察其内容实是叙述我的见闻、我的观感、我的工作、我的思想。用随便的文笔，松懈的组织，说些我要讲的话，记些我认为有趣或值得注意的事物。我所见的东西如风土人情；我所遭遇的社会境地如讨论会；我所接触的人物如苏联劳工，或云南乡民，往往随笔写出。有些

事情是琐碎的，是无关宏旨的，但亦有比较重要的事实。无论如何，我将所见所闻与所想到的，随时记下，盼望有些资料或可供参考与研究用的。

我既打算将所见所闻与所想到的随时记下，其最方便的文体莫如笔记。我从小就学习做笔记，到如今还保存此习惯。我在阅书或旅行的时候，大致带笔与纸，预备随心所欲，抄记任何项目。俗语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我在少年时，记性固然不坏，且笔是甚勤的。这部书的材料，大部分系依赖勤于笔而集成的，事无巨细，兴到即记。我认为笔记是最随便的文体，利于记述事物，表达思想。

因为我是社会学学生，凡是我所注意的人与事、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事与事的关系，往往含有社会学的意味。我的观察与思想，有时候不知不觉地入于社会学的领域。本书所记的在有许多方面，可以灌输社会学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亦是无系统的，无组织的，不像是教科书那样的机械与庄重。

我所叙述的，有许多诚然是琐碎的事情，但人的生活里，有很大的部分是由琐事累积的，例如衣食住及日常的活动。对于这些事件我们要能够观察，观察时要能利用五官的全部或若干部分，观察时要能减少错误。第二要能将所观察的，随时随地记录下来，记时要力求与所观察的结

果相符，并且力求正确，避免偏见。如果不记，有许多事物，就变成过眼的云烟，不留痕迹，以后再无研究的机会。如果记得不够详尽，对于叙述或立论，有时得不着可靠的根据。第三要能了解这些记录的意义，要能解释所观察的现象及所记录的事实。如能做到这一步，结论原理与哲学俱可演绎出来，且可提高其准确性，因为他们是根据于事实的。所以有许多少年，阅读本书之后，应该可以得着些训练，这些训练，是实证社会学的初步。

本书所包括的材料，始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止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共为十年又九个月。最初四章叙述我在闽粤与南洋的旅行。第五章讨论欧洲旅行中的苏联部分，余稿业已散失。自第六章起，其内容俱是描写抗战期间我的生活、工作与感想。*

第九章（抗战建国）内第四图（昆阳县夷人捉野鸡）及第五图（昆阳县妇女背物），系老友孙福熙（春苔）兄所画的，特此声明并志谢。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日本投降后四日）

陈达序于云南呈贡县文庙

* 第一章至第五章另结集为《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编者注

第一章 卢沟桥事变

一、告别清华园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午饭后，余照常往清华大学图书馆地下层个人书房工作。四时接内人电话，促即归家。余时方起草英文新书，名曰 *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正拟稿至第五章“妇女的社会地位”节，忽听电话，搁笔，匆匆回家。内人曰：“西园今日下午有三辆汽车入城，二大一小，大半的邻居都搬入北平去了。听说今日的风声甚紧。”余曰：“你们如觉得胆小，我们也不妨进城去。”说着收拾行李，置于两手提皮篋之内，预备雇小汽车，无应者。五时半，有一熟车从北平返校，经西园门口，余等一跃登车。即余夫妇、旭人、旭都、旭清及傅妈，留赵妈在西园 35 号寓所看家。本晚宿北平骑河楼

39 号清华同学会宿舍。

二十八日清晨三时惊醒，闻炮声，自北平西南角近郊传来。校工老槐来报信：“听说敌人要放毒气，快用醋酸洗鼻孔。”余等睡梦半醒，听此言似乎将信将疑，亦未深究。天明即起床，进早点后，余步行至米市大街青年会，预备坐公共汽车返清华，继续撰述前书。但西直门已闭，公共汽车业已禁止通行。

二十八日晨五时许，敌机炸北平西直门外西苑兵营，此兵营靠近颐和园，离燕京大学约二里，离清华西园约二里半。炸弹下来时，燕南园与清华西园住宅的玻璃窗俱震动。留在清华的同人们，照预定计划分别在图书馆、大礼堂及科学馆的地下室暂避，妇孺们受惊后有啼哭者。

北平天空可以看见敌机，北平市内随时可闻枪声与炮声。二十八日下午，有敌机一架低飞向西，过景山时用机枪扫射，但未伤人。

谣言甚多，人心惶惶。清华同学会内充满了由清华园搬来的同学们。游艺室与会客室变作临时寝室，饭桌和台球桌作为卧床。敌人的便衣队，偶尔入内打听动静。

余夫妇觉得同学会秩序渐乱，于七月三十一日迁入西长安街中央饭店。八月三日，敌军整队开入北平市，自西长安街至东长安街，沿街布满骑兵、步兵、坦克车、各种

炮及机枪等。司令官以日语演说，余立在中央饭店二层楼看台，呆若木鸡，心中若有所思，若无所思。街上满站日本兵，演说者即在东交民巷出口的空地，余虽未能听清演语，但眼看敌人占领故都，自然心乱如麻，有哭笑不得的情景。

听说中央饭店是法人（天主教）的产业，系中国人的营业，未有日籍房客。隔壁长安饭店却有日人住客 20 余人，南河沿有一公寓，日籍房客约占四分之一。卢沟桥事变前两星期即是如此。

熊迪之夫人住于北京饭店（法人营业），即在中央饭店近旁。一日约余等同往清华园，乃西直门开放的第二日。燕京大学门口有日兵，搜检行人。清华园大门口有日军官来搜校警所用的来福枪，并搜同人等私有猎枪（包括鸟枪与来福枪）。余夫妇至西园寓所一看。因日军官不许运行李，未携物即返北平。

八月十四日迁东总布胡同草厂小门 9 号，因房东吸食鸦片，我们感觉不便，于九月十日迁大方家胡同芳嘉园火神庙 9 号，由同级友凌幼华兄之介绍，租得此宅。余等才由清华园搬运家具杂物至此。有人劝我们不必搬物，因秩序已乱，人心不宁，家具及家用物品卖价甚低，但运费甚高：人力车每辆自清华园至西直门 5 元，驴车每辆自 15

元至 20 元。旭都人育英中学初中一年级，校址在灯市口，每日早出晚归。旭人在燕京大学借读，入经济系二年级，住于燕大宿舍，入城时坐燕大公共汽车。旭人已在南开大学经济系修满一年，南开校舍被敌人炸毁，继之以焚烧。旭人所有书籍及行李衣服，存校者俱付一炬。

日复一日，昏沉地度过去。战事的消息，大半于我国不利。敌人攻下一大市后，辄在北平报纸上宣传，并强迫中学生及小学生结队庆祝敌人的胜利。余心中懊丧、忧惧、愤慨，终日无所动作。即不想做事，亦不能做事。觉得坐立不安，情绪万端而已。

二、《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已于五月一日脱稿，其一部分连同目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审查。六月初商务与余签定承印合同，并嘱将稿交北平京华书局排印。卢沟桥事变起后，时局不靖，生意冷淡，该局裁汰员工，将印刷事搁起，十月末，秩序渐复，余一日路过虎坊桥，往访经理张雄飞先生，蒙允即日排印，制纸版，余允加紧校对。是时余家已迁住火神庙 9 号，余继续起草英文稿本，于空闲校对中文稿，稿子随到随校，从无耽误，印书局方面，亦集中排印工人，加紧工作；全书 323 面，于十三日内排

完。余将稿中重要错误更正，文字亦略加润饰。关于精详的校对，托付老友吴文藻兄（燕大社会系教授）及老同事倪因心兄（清华社会系助教）。倪君是本研究得力助手之一，于本书内容知之最谙。余于十一月十日离北平，前一日将全书排好的初稿阅读一遍。

十一月九日因心兄来寓，襄助校对中文稿毕，把我的行李分送到东交民巷某洋行（那里面有书籍及稿件，不愿受日人检查者）及铁路局并买好火车票。晚饭后余夫妇到凌幼华兄住所告辞。明日余上火车时并未通知亲友，仅因心兄在火车上略谈辞去。车即开行。

余于宣统三年考入清华学校之后（当时称为游美预备学校），在清华肄业约五年。民国五年毕业，即赴美游学，民国十二年返国，即应清华之聘，任教社会学，乃于是年九月由杭携眷往北平，中间余虽数次暂离北平，但眷属却在北平常住。此次余个人离平，距家眷来时十四年又两个月。

三、南华迁民社区

《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脱稿后，余即继续撰著英文书，此书的内容与组织，并未完全与前书相似，后书即称“南华迁民社区”（*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 Shanghai, Kelly and Walsh, 1939, New York,*

1940)，自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一日起，余即忙里偷闲，在清华图书馆地下层个人书房起稿。按多年的习惯，余的夏季工作时间，为自晨七时至下午六时，中间须除午餐及餐后小睡，偶尔有运动如游泳之类。日日如此，虽遇星期日，亦工作不断。余撰此书时每隔十日钓鱼一次，每次约三小时，此外甚少其他消遣。七月二十七日下午因卢沟桥情形紧张，携家人北平，停笔。八月末，北平火神庙寓所租定，余亦心神渐安。某日往清华图书馆书房探望。稿在案头，笔在架上，正如四星期前余搁笔时情形。乃将全稿带回北平，自九月中旬起，继续拟稿。约因心兄及姚寿春君相助。因心组织及分析一部分的调查材料，姚君任打字员。余延长工作时间，每晚约加工作三小时，至十一月五日，初稿完成。太平洋学会研究干事荷兰德先生（William Holland）时客北平已将一月，余将打好的稿件，按日陆续交给其书记。余十一月十日离平时，英文全稿已交去，但有些部分尚未修改，有些材料尚未加入。

四、由北平到长沙

由北平至天津的火车，其快车平常须用二小时半，此次约行四小时半（十一月十日下午四时半开，八时二十分到），因兵车甚多，沿途停车。天津租界内人满为患，邻

近乡村的殷富住户相竞迁来避难。旅馆、饭铺及娱乐场，生意特好。十一月十二日下午四时，由津乘拖轮至塘沽上轮船，夜十二时到。此短距离行李运费每件国币一元，比平时约高一倍余。太古盛京轮船客满，票价自津至申房舱 45 元，比平时贵一倍半。十三日下午四时轮开，十四日晨六时半到烟台，下午二时到威海，十五日晨六时至青岛。青岛表面看不出紧张的情形，以往三星期内并无日本飞机闯入市空，市内中山路一带的日本商店，俱闭门，并贴有市政府日领馆共署名的封条。至青岛时余有六件行李托旅行社运至长沙。同人有在青岛起岸者，准备由陇海路往汉口转长沙。青岛生意平淡，人心不宁。我国驻军与警察，防卫颇严。轮船于十六日晨六时驶出口外，见日本军舰二艘，停泊海中。是日下午五时三刻余站在甲板上，此时此轮已入黑水洋，天雨，忽来一大浪，湿透余的帽袜鞋及西装大衣的一部。在余旅行津申的经验中，以此次风浪为最大。

十七日下午二时船到达上海，码头上人山人海，有些是挑夫，但大部分是望眼欲穿来接船上客人的亲友。内弟姚菊珊，因得余津电来接。余于人群中挤出，失去钱囊一，并钞银 30 元。上岸后余至中国旅行社探听消息，据说明晚尚有一轮，开往南通州。余改变旅行计划，放弃由申乘